



最好的我们

八月长安

作品

(下)

179

013062083

1247.57
2776
V2



八月长安 作品

最好的我们 (下)
I With You
我们

I247.57
2776
V2
P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好的我们 / 八月长安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04-6264-2

I. ①最… II. ①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2013) 第 132867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青春文学

最好的我们

作者: 八月长安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蔡明菲 潘良

特约编辑: 邹和杰

营销编辑: 刘碧思

整体装帧: 又一

歌曲演唱: 杨灵翰

插图: 谢翔

版式设计: 车球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264-2

定 价: 5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



北航

C1670228

09925)

最好的我们

演唱：杨炅翰

作词：杨炅翰

作曲：杨炅翰

编曲：杨艺

你是不是那时的我

那时我也没想过

会不再联络

你总是说青春从不曾永远

我真的以为用不完时间

我该忘了那时的你

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

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

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

最好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余烬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

伸出了双手 拥抱当时的我们

伸出了双手 从此不再有我们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四章	黄河在咆哮 (No.186—No.191)	1
第三十五章	我只崇拜你 (No.192—No.196)	14
第三十六章	世界之外 (No.197—No.203)	24
第三十七章	还是会忧郁 (No.204—No.209)	38
第三十八章	我当时就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 (No.210—No.215)	45
第三十九章	那个更好的他 (No.216—No.219)	54
第四十章	我们曾经那么好 (No.220—No.222)	60
第四十一章	期末考试 (No.223—No.227)	65
第四十二章	断点 (No.228—No.237)	75

第四十三章	意外 (No.238—No.242)	88
第四十四章	新学期 (No.243—No.247)	95
第四十五章	老子的人 (No.248—No.251)	103
第四十六章	前途很重要 (No.252—No.258)	109
第四十七章	出游 (No.259—No.263)	121
第四十八章	我们坐同桌吧 (No.264—No.268)	128
二〇〇五	
	二〇〇六	
第四十九章	时光匆匆 (No.269—No.272)	136
第五十章	如果我是清风 (No.273—No.278)	143
第五十一章	愿赌服输 (No.279—No.283)	151

目录 Contents

第五十二章	离别曲 (No.284—No.287)	160
第五十三章	八仙过海，各凭本事 (No.288—No.292)	166
第五十四章	金字塔底下的人 (No.293—No.297)	172
第五十五章	四个字，两个人 (No.298—No.303)	180
第五十六章	有些话还没说完，那就算了吧 (No.304—No.307)	189
二〇一	
	110111	
第五十七章	后来 (No.308—No.314)	196
第五十八章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也就算了吧 (No.315—No.319)	208
第五十九章	落花时节又逢君 (No.320—No.326)	215

第六十章	同学少年都不贱 (No.327—No.332)	224
第六十一章	最好的我 (No.333—No.337)	236
第六十二章	陪我到最后 (No.338—No.342)	243
第六十三章	最好的你 (No.343—No.347)	249
第六十四章	都过去了 (No.348—No.355)	255
尾声	最好的我们 (No.356—No.357)	267
后记	振华中学，毕业快乐	272



第三十四章 黄河在咆哮 (No. 186 — No. 191)

No. 186

“一二·九”到底应该唱什么歌，这件事情徐延亮搞了好几次全民公投都没个结果。徐延亮曾经抱怨班里同学过分热爱学习，对所有集体活动的参与热情都不高，然而这次大家热情高涨起来，事情反而不好办了。

同学们一个个都太有主见、太不落俗套了，班会上大家七嘴八舌提议的候选曲目已经占据了半块黑板。教室本来就被暖气烘得热乎乎的，再加上气氛剑拔弩张，徐延亮站在讲台上不住地擦汗。

学校规定每个班级要在比赛中联唱两首歌，第一首歌必须在《黄河大合唱》《我的祖国》《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当中选择一首，第二首歌则是自选曲目，只要不是情情爱爱这种会让校长心脏病发作的就可以。

于是简单提议的一堆歌曲都被毙掉了。

中午，余淮一进门就看到了一黑板的歌名，愣了片刻才一屁股坐下来。

“这是干吗呢？”他问。

“‘一二·九’大合唱。你好点儿没？”

“我没不舒服，就是困。现在睡足了。”他搓了搓脸。

没人注意到他来上课了。徐延亮正趴在讲台上，淹没于一堆口水之中。

“现在谁还唱《让世界充满爱》和《明天会更好》啊，土不土呀，又不是要赈灾。”

“你不土，你提的又是什么玩意儿，《我的未来不是梦》，欸，那是合唱曲目吗？”

“独唱曲目怎么了，合唱不也就是一群人站成几排唱独唱吗？”

正在大家吵成一团的时候，余淮忽然掏出他的小灵通拨弄了几下，笑着跟我说，“林杨给我发短信抱怨，说‘一二·九’快要把他搞死了。”

“他难道是班长？”我惊讶道。

“是啊，林大班，在我们初中他就是班长。”

“他们选好要唱什么歌了吗？”

“不是因为这个，”余淮笑嘻嘻地合上手机，“是一班又和二班杠上了。”

一班和二班是我们级的两大尖子班，从第一次期中考试开始就一直憋着劲儿在比试。听说这次期中考试一班的平均分比二班高，学年第一又是一班的楚天阔，这种不利的开局让二班群情激奋。

“一二·九”大合唱当然要扳回一局。

“不就是个合唱比赛吗，又不是考试，我以为一班、二班的人除了成绩，什么都不在乎呢。”我诧异道。

余淮耸耸肩：“都是长了两条腿的人，为什么不在乎啊？一班比二班考得好，二班就转头说一班都是死读书的四眼田鸡，一班就说有种你们找个比楚天阔长得好看的人出来看看呀……”

“林杨很难做吧？”我不由得想到。

长得好看，但是没有楚天阔好看；成绩好，偏偏又被楚天阔压了一头；作为班长，又要天然地维护集体荣誉……余准恐怕是和我想到一起了，也开始为林杨鸣不平：

“本来林杨提议这次‘一二·九’大合唱他们班最好不用伴奏带，自己出人来做现场钢琴和小提琴伴奏，是个亮点。结果不知怎么一班的人知道了，居然拉出了四把吉他一个架子鼓，彻底把二班惹毛了。你要是现在去楼上看看，应该能在走廊里找到一堆乐器，从三角铁到低音大提琴，整个儿一振华马戏团。”

学习好的人连打架都这么有格调。

正在我和余准闲聊的时候，简单的声音忽然冒出来：“徐延亮徐延亮，我有个建议！”

“叫班长！”

简单理都没理：“我听说一班、二班都组了自己的伴奏团，要不我们班也弄一个吧。”

这个建议迅速获得了周围人的认同， β 更是自信地举手道：“算我一个！”

“吹竖笛的就闭嘴吧，”徐延亮在讲台前迅速地扼杀了她的野心，“但是简单的提议是很好的。咱们班有几个有乐器特长的，一会儿我找你们单独开个会……”

“我听说九班也组了个小乐团，还有电音贝斯呢！”前排有个男生忽然提起。

“太无耻了！净学别人！”全班一齐愤然骂道。

No. 187

最后班委会议决定我们要唱《黄河大合唱》和《我的未来不是梦》，徐

延亮说两首歌反差大一点儿比较容易出效果，集中体现了五班人民可塑性，风格百变，充满朝气。小乐团的提议到底还是作废了，不过文艺委员文潇潇是钢琴十级，她自己一个人在《黄河大合唱》时弹弹电子琴就足够了。

余淮对“一二·九”不是很感冒，我能理解他一心扑在竞赛上的紧迫感，不知道他究竟和徐延亮说了什么，班委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徐延亮居然喊我来代替他这个体育委员参加。

我跑出教室，走廊里已经站了七个人。

“余淮自己怎么不来？”文潇潇说着，还从后门往班里探头瞟了一眼，“他刚才不是来上课了吗？”

“哦，余淮有点儿事，让耿耿暂时代替一下，”徐延亮解释道，“快上课了，咱们抓紧时间说正事儿。”

文潇潇想说什么但忍住了，转头看了看我，却在我抬眼回望她的时候移开了视线。

“刚才文潇潇说到了统一服装的事情，班费还剩不到两千块，”徐延亮说，“买服装够花吗？”

“当然不够，”文潇潇摇头，“好歹一整套衣服也得五十块呢，即使是料子不好的那种，六十个人就是三千块，所以还得再收一千多。”

“那也不过就是每个人二十块钱，”徐延亮点点头，“就这么定了吧。”

“大家不会有意见吧？”我有点儿担心。

班里有些人的家境是不大好的，比如朱瑶的同桌郑亚敏。

徐延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些犯难地看了看文潇潇：“要不你这个周末先去外面看看，要是能有批发的服装，砍好价格咱们再买，没有的话就算了，大不了就像运动会时候一样，再穿一次白衬衫黑裤子嘛。”

文潇潇尴尬地说：“运动会那次根本就是个送葬队伍。”

“要不再戴副白手套，怎么样？整齐。”徐延亮不死心地补救。

“那就成火化员了。”我提醒他。

徐延亮有点儿不耐烦地摆摆手：“这些以后再说吧，咱们几个分头行动。文潇潇你叫几个人一起去把歌词和简谱复印一下发给大家，耿耿你去音乐老师那里借伴奏带，哦，顺便去英语办公室把赖老师的录音机借过来，今天下午第三节自习课咱们就开始排练。”

我答应了，回到教室坐下才觉得不对劲儿。

“班长呢？”我站起来举目四望，发现文潇潇和徐延亮都没回来，应该是已经去忙着准备了。

“β、β，”我轻声喊，“你能不能帮我去一趟英语办公室？”

β不解地回头：“干吗，你要自己往枪口上撞啊？”

“就是因为不想撞才叫你帮忙嘛，你帮我去借录音机好不好？第三堂课就要排练了。”

“我才不要，”β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跟她也有仇，上个星期讲英语卷子的时候她刚骂过我。”

没义气。怪不得《古惑仔》的主角不是女人，就凭这种觉悟，以后怎么手拉手上街砍人？！

“为什么说‘也有仇’啊？”余淮这时候在一边插话，“你什么时候得罪赖老师了？”

我简单地给他讲了一遍他那条差点儿害死我的短信。

“虽然我觉得上课时手机振动被抓了的确不好，不过这明显是找你撒气吧？”余淮心不在焉地说。

我想了想，赖春阳最后那句“一个两个谁都不听我的话”的确挺令人困惑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她上午刚骂过我，我下午绝对不会自己去送死的。你替我去吧，本来今天就是我替你去开会的，为你争取了宝贵的复习时间，

去趟英语办公室是举腿之劳，去嘛去嘛去嘛！”

“懒得动。我也不喜欢赖老师。”

“我还替你去给盛淮南送笔记了呢，跑了好远！”

“这件事你不是应该反过来谢谢我吗？！”

这倒也是。

看我没反驳，余淮却瞬间黑脸了。

“死三八。”他起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参悟了半天，这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呢？

No. 188

下午第三节上课铃一打响，文潇潇就开始发两首歌的简谱和歌词。我托着下巴发呆，看到徐延亮把赖春阳的那台宝贝录音机拎上讲台，不由得笑起来，转身朝余淮再次道谢。

余淮还在刷题，没有听到。

拿起歌词的时候，我才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跑调。

我用余光瞟了瞟下笔如飞的余淮，心中突然打起鼓来。

我不会唱歌。

这一点没少给我妈丢脸。

我妈刚进市分行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那时候我们这里的饭店包房里面往往都装有一个电视屏幕和一台笨重的卡拉OK机，想点一首歌都要拿着厚重的歌本翻半天，根据字母顺序找到歌曲所对应的四位数字输入机器。吃完就唱，或者边吃边唱，是我市当时较为高端的休闲方式，并培养了我市第一批中老年麦霸。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能带孩子一起参加的聚会里，卡拉OK就变成了家长之间攀比厮杀的斗兽场。谁家的孩子会主持嘴巴甜堪称小明星，谁家的孩子嗓音嘹亮赛过《小小少年》，谁家的孩子有颜色会点歌哄得全场心花儿开……

反正没我的事儿。我跑调，又怯场，烂泥糊不上墙。这种社交场合，优秀少男少女的“饲养者”们往往能成为焦点，而我就没给我妈长过一次脸。

我妈心比天高，我命比纸薄。

八岁的壁花小姐耿耿在一场又一场的华山论剑中学会了《南屏晚钟》《一场游戏一场梦》《喀秋莎》《迟来的爱》《牵挂你的人是我》等热门歌曲，在脑海中演唱时，她真的从没跑过调。

很惭愧的是，心理阴暗的耿耿曾经在别的孩子载歌载舞时，偷偷把卡拉OK机上的两个数字键抠了下来，不声不响地废掉了歌单上百分之二十的歌。

富豪海鲜大酒店的老板，你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No. 189

这两首歌大家其实都会唱，乍一听这一片雄浑的大合唱好像没什么问题，练都不用练了嘛——当然我对音乐的感觉比较差，不跑调就已经足够让我热泪盈眶了。

我一直唱得很小声。排练刚开始的时候，我被自己的不利局面吓倒了，但是观察到四周包括余淮在内的同学都边看歌词边埋头继续做题，我心也定了定，拿出英语练习册，加入了一心二用的大部队。

反正不能让余淮听见我唱歌。

我用很小的声音跟着哼哼，忽然感到了身边余淮的目光。

“怎么了？”我如临大敌。

“……呃，你能把你的红色水笔借我吗？”

“哦，”我缓了一口气，“拿去用。”

余淮伸手从我的笔袋里取出笔，朝我歪着嘴笑了笑。

《黄河大合唱》唱完之后，文潇潇表情有些勉强：“大家唱得很好，真的很好，只是，只是某些部分的节奏处理得有一点点问题。大家要注意，评委主要关注的也是这几个部分，该唱几拍就唱几拍，不要无休止地拖长音，比如第八小节，这里有个四分之一拍的休止符，一定要收住！”

我们按照文潇潇的要求把这一小节又唱了好几遍，每一遍之前文潇潇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示范那个“必须要收住”的停顿，但是连我都听得出来，同学们刹闸刹得不是很利索，上一小节到底还是被我们圆润地滑动到了下一小节。

“不对不对……”文潇潇脸红了，不知道是急得还是气得，“不能这么唱，你们怎么不好好听我示范啊！”

一直在门口站着的徐延亮忽然把黑板擦狠狠地拍在了讲台桌上，一声巨响惊起了大半个班级。

“徐延亮，你有病啊！”

在大家的声讨中，徐延亮一脸严肃地清了清嗓子，走下讲台巡视着我们说道：“你们这样对得起文潇潇付出的辛苦吗？都把练习册收起来！你们这样的话咱也别练了，全体举手表决，只要半数通过，我就去跟团委老师说，我们退赛！大不了五班不参加了嘛，让全年级都知道咱们比一班、二班还重视学习，但还是考不过人家啊！”

这一番含义丰富的话显然很有用，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笔，表情复杂。徐延亮背着手走到教室后部的时候，我已经掏出相机，悄悄地把她难得的干部姿态拍了下来。

徐延亮看到了，大手一伸堵住了我的镜头，比村支书面对暗访记者的

态度还要冷酷。

“别拍侧面，显肚子。”他解释道。

No. 190

在徐延亮的要求下，全体同学原地起立，从根源上杜绝了某些人埋头做练习册的可能。

但是，这没有解决四分之一休止符刹不住闸的问题。

“比上次好了点儿，但还是停顿得不明显，也不整齐。”文潇潇扶了扶眼镜，和徐延亮交换了一个无能为力的眼神。

“一个个唱不就得了。”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余淮。居然是他，张口就建议单练。

文潇潇眼睛一亮，连忙点头：“这个建议好！”

有种被友军炮火轰到的痛心，瞬间淹没了我。

文潇潇指了指我们组第一桌的同学说：“从你这儿开始吧，就唱这一小节，竖着往后排。”

这意味着第七个就轮到我了。

在文潇潇悉心指导第一排的同学练习节奏的时候，我迅速转头对余淮说：“你让一下，我要去上厕所。”

余淮没有察觉到我的恐慌，他正要让出位置，我忽然听见前排文潇潇温柔的声音：“这样其他同学会很难集中注意力的，要不我还是打乱顺序随便点名吧……”

“这样也好，那就……耿耿，你要去哪儿？”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非常不善良？

“我要去上厕所。”我笑着说。

“那你就先把这小节唱了吧。”徐延亮说。